

# 在台灣土地上寫字

## 台灣文學推廣觀察

### Writing of Taiwan

#### Obser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

吳鈞堯 Chun-Yao WU

幼獅文藝主編

二十世紀末，我曾參加某座談，聽聞素負盛名的前輩，唱「衰」文學，若小說死，我們莫再召魂，一切隨之去吧！前輩以文體演進看文學進程，一波後頭還有一波，無需過慮。因為話沒有說得明白，議火延燒不斷。隔不久，我受《幼獅文藝》前主編陳祖彥推薦，接任編務。處於世紀末、站在預言文學如枯骸的時點上，仿如季節已是寒冬，前去，不知有春。妙的是，前一個世紀末，未必是文學之冬，春苗卻隨之漸漸草綠。

文學的推廣，中央與地方政府，各級學校，皆齊心齊力。以國小為例，推晨讀活動，國、高中發展徵文、文學獎，到了大學，東吳與成功大學文學獎已有悠久歷史，素有「北雙溪、南鳳凰」美譽。進入九〇年代，學校舉辦文學獎已成常態，且常在寒暑假或明媚景點舉辦文藝營。文學的推廣，可說是處處有活泉。

中央政府如新聞局（現改制為文化部），獎勵文學的金鼎獎已舉辦數十年，九〇年代創設的國家藝術基金會不僅獎勵文學，攝影、畫畫、戲劇等各種藝術表現也在補助之列。文學方面，劃為創作與長篇小說創作，以及出版補助。成立十

年的台灣文學館以館方陳列為核心，舉辦各種主題展覽，且把展覽架上輪子，以專車巡迴各地展出，並時常舉辦作家下鄉座談。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分為學生與教師，分組爭光，獎勵寫作。

社會傳媒也扮演重要角色，《中國時報》、《聯合報》以及後起的《自由時報》，三大獎鼎足而立，主要推動小說、散文跟新詩三大文類。後起之秀《自由時報》祭出小說首獎獎金五十萬，再為小說寫作點火。《聯合文學》辦理新人獎多年，暑假的文藝營隊盛況持續多年，漫畫、電影、文學皆入題。《印刻文學》辦理文藝營，師資跨海內外。《明道文藝》專司學生文學獎。《幼獅文藝》於2001年，創辦春、秋兩季寫作班，積少成多，服務人次已破五千。

今年初，《聯合報》稱已完成任務，停辦徵文性質的文學獎，但《聯合報》仍與其單位合辦青年文學獎、懷恩文學、宗教文學等，中國時報辦理電影小說獎以及簡訊文學，明日工作室推廣武俠小說獎、皇冠雜誌的大眾小說以及島田莊思推理獎，此外，尚有倪匡科幻文學、金車基金會類型文學，文化部與《幼獅文藝》於2014年春，打

造青年作家類型文學徵文、徵畫以及微電影等。

各地文化局分工細密，如古蹟維護、藝文推廣、展覽演出等，全力營造富而好文的社會。地方，當然也舉辦文學獎，台灣從北到南、從本島而離島，幾乎都辦理文學獎。比如基隆（海洋文學）、苗栗（夢花）、嘉義（桃城）、金門（浯島）、澎湖（天人菊）等等，進入二十一世紀，文學未曾虛脫，且品類繁多，更可發覺文學的形態，有了變化。比如簡訊文學即因應新興的媒介，華航、立榮曾經舉辦旅行文學獎，遺憾恰逢空難而停爐，但旅行文學的書寫未曾停歇。

聯合報、中國時報、教育部等傳媒、單位辦獎已久，我認為在世紀交替，扮演文學推廣的「主流」在於文化局與國家藝術基金會。國家藝術基金會以實質的款項補助，「引導」創作走向。過去十餘年，台灣歷經政黨輪替，本土蔚為主流，扁政府全面「去中國化」，扶植本土力量，台灣是生存的土地，也成為神聖符碼，影響所及，台灣作家幾乎人人都有一本追根溯源的家族書寫。

提本土主流與文學推廣，可與社區營造相佐探討。八〇年代，有一個走紅多年的旅遊節目《天涯若比鄰》，由兩位知性美女主持，在台灣民眾風氣未開、網路時代還在來路深候時，異地風情帶給民眾無盡想像。而節目名稱取自唐詩，更增加世界一家的綺想。

當跨國企業挾著龐大影響力來臨後，慢慢地，各國、各地方政府都在思考一個問題，天涯若比鄰當然好，但天下景觀都長得一模一樣，這不僅不足稱道，反而破壞地方特色，影響競爭力。

我曾參加經濟部等活動，參觀竹山、社頭等地的地方營造，重點是如何在人、文、地、產、景等方面著手，找到地方的產業靈魂。竹山找著了竹炭、社頭則以優質棉織掛帥。我曾受邀為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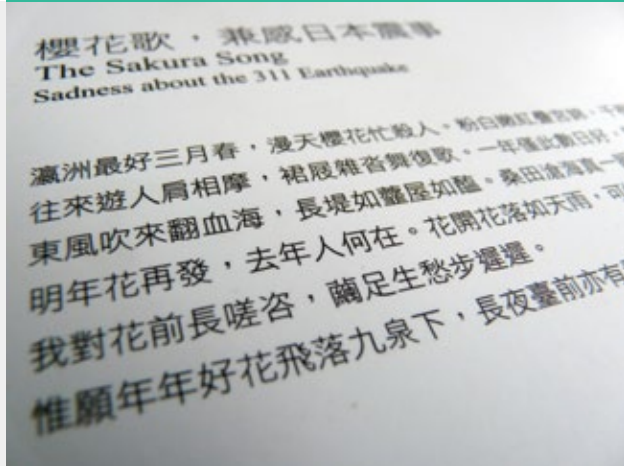
委會撰稿，於苗栗三義、台中新社等駐點，與社區營造人士討論各地特色，加上我本在出版與雜誌業，漸漸發現文學成為營造的一環。文學作為軟體的延伸，且被期待反過來，成為地方的靈魂。

2007年8月，聯合文學文藝營於元智大學舉辦，我於營隊期間，巧遇政大教授范銘如。范銘如原以研究女性主義著稱，近年來，注意到地方文學興起，燃起研究興趣。范銘如認為台灣地方文學興盛，各縣市文化局近幾年舉辦地方文學獎，如新竹「竹塹」文學獎、彰化「磺溪」文學獎、台北縣「台北縣」文學獎、三重市「城市之窗」文學獎、基隆市「海洋文學獎」、高雄市「打狗」文學獎等，都顯示地方重視藝文發展，極力培養地方特色的用心。

地方文學的興起跟八〇年代後殖民風潮有所聯繫，加以政府實施社區營造，耕耘地方，莫使全球化影響稀釋地方特色。也就是說，過去的弱勢或非主流的文學，緣於各縣市政府多年培育，已出現了亟待整理、歸納、分析的文學風貌。

范銘如對地方文學的初探，寫就《文學地理——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》一書。陳芳明在該書〈「文史台灣」編輯前言〉提到：「在龐大全球化論述籠罩之下，本土化運動顯然必須提高層次，全面檢討與人文相關的各種議題。本土論述所要接受的挑戰，已經不再只是特定帝國主義的霸權文化，而是更為深刻而周延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。台灣文化的自我定位，有必要放在全球格局的脈絡中來考察」。<sup>1</sup>

范銘如進一步表示：九〇年代以降，文化資源不僅只是本土歷史文化的本源意義而已，更有往產業化方向開發的高附加價值。具有獨特性的地方文化，除了可以凝聚認同，對於振興區域觀光與經濟都有明顯的助益。「地方文化」搖身一



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分為學生與教師兩組，獎勵寫作。（藝教館提供）

變，成為行銷地方的搖錢工具。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，「本土化」、「在地化」正式成為官方論述，取得政治的合法性。地方，從歷史的、文化的意涵，集結經濟的、政治的論述，「地方學」在各種話語的交互加乘、孳生、衍異下益發蓬勃壯觀。<sup>2</sup>

陳芳明與范銘如所言，正可看出，文學推廣的後頭，推廣的不只是文學，而是國家與城市的競爭力、是政治意識與鄉土回歸的重新認識跟定義。

在二十一世紀，天涯若比鄰已成事實，同中求異成為施政要點。台灣的本土文學推廣，文化局設獎徵稿成為過去二十年來的推動核心。文化局把台灣切得更細，花蓮辦理的文學獎必須書寫花蓮，反觀台北、台中、高雄亦然。我多次參與不同縣市文化局的徵文簡章評議會，明白各地方

都期待文學成為一粒苗種，先以文字開花，再希望以此帶動特色建構，形成一座碩大花園。

地方文學獎草未深、花未紅，卻看見其「害」。在文學活動密集的場域，一個邏輯的思考是，要掙出名號，得更多獎。創作者成了換裝者，或者資料吸收與變形高手，透過閱讀嘉義噴水土雞飯等各種資料，即可變裝為嘉義人，讓父親在嘉義噴水池旁擺設雞肉飯攤；讓父親在高雄森林打獵、母親在宜蘭植水稻；讓父親在金門菜刀廠打刀、哥哥在南沙群島服役。文學以獎推廣，很吸引人，讓寫作者成為身世幻術的高手。這樣的「本土」，自然缺乏真誠，還怎麼談由文學而營造、而產業、而成為地方的靈魂？

二十一世紀寫作，處在歷史的盲點中：亦即文學的影響力正削薄，同時，文學的推廣卻又從校園、傳媒、地方與中央機關多方面包圍，形成一個處處皆文學的有情天地。人跟文學素養的養成，必藉於大環境的熟成，而當此刻，本土創作風方興未艾，年輕一代在熟讀前輩作家的家族與地誌書寫，難免認為這潮流就是寫作的核心，而順著軌道熟成，難免重蹈「讓父親在高雄森林打獵」、「讓母親



在宜蘭植水稻」的資料變裝。有鑑於此，年輕一代書寫地方，吳潛誠的建議可為參考。

地誌跟人是書寫地方的兩個重點，吳潛誠曾歸納地誌的三個特徵：一、描述對象以某個地方或區域為主，範疇大抵以敘述者放眼所及的領域為準，想像的奔馳則不在此限。二、需包含若干具體事實的描繪，點染地方的特徵，而非書寫綜合性的一般印象。三、不必純粹為寫景而寫景，可加入詩人的沉思默想，包括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、展望和批判。<sup>3</sup>

吳潛誠並樂觀期待地誌的書寫，「可以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，產生地域情感跟認同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」<sup>4</sup>。

我很慶幸一直從事寫作，且擔任《幼獅文藝》主編，以寫作、編輯、評審等多重身分，參與台灣過去二十餘年的文學與產業活動。我的視見必定不是全面的，環視當下台灣社會由校園、傳媒、社會、中央與地方機關等，從各層面推廣文學，呈現無比的精采活力。在此活力中，也必須洞悉台灣的政治力與地域限制，很可能影響文學的氣度。

我樂觀地認為，台灣現階段側重本土的文學推廣，只是彌補過去輕忽在地教育的過渡期，當土地的營養累積完畢，勢必開闢它的領地。比如台灣的出版，不限於本土，翻譯書種繁多，跨域的文學、觀念與財經書籍，開啟國際視野。每年舉辦的國際書展，歐、美、日本與東亞作家齊聚，可見一般。

關於本土與國際，導演李安可為楷模，發於本土、走出本土，但也榮耀台灣。台灣文學之發展，亦當如是。

#### 注釋

- 1 陳芳明（2008，9月）：「文史台灣」編輯前言。文學地理 — 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，6。台北：麥田出版。
- 2 范銘如（2008，9月）：文學地理 — 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，217。台北：麥田出版社。
- 3 吳潛誠（1999，11月）：地誌書寫，城邦想像 — 楊牧與陳黎。島嶼巡航：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，83-84。台北：立緒出版社。
- 4 同前注，83。